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

序論  
年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大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大全三十七卷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畧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

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遵  
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  
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  
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  
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  
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  
成書雖奉勅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  
給可廉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

於廣等之敗闕可謂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  
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  
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則屈經以從傳  
至於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謂之合題  
紛紜糾結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  
其波也迨我

皇上欽定春秋直解一書於胡傳豁刻不情迂濶  
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

頒布學官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  
微旨乃灼然復彰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  
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  
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  
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  
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  
而

聖朝經訓之明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 春秋大全序論

##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

汪氏曰晉董狐齊太史楚倚相之類朱子曰薛

士龍謂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

春秋魯史爾

杜氏曰春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啖氏曰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汪氏曰文定傳心之說發先

儒所未發朱子謂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宰萬物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

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  
心之要典也哉不然則春秋不過一國之史而人人皆  
可為春秋矣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

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  
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  
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  
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

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

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

汪氏曰春秋書

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

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佖夫弟叔盼弟年兄縶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

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 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

汪氏曰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含贈襚賻所

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侵伐戰克蒐狩城築軍賦之類所以明軍禮之分書納

幣送送勝致之類

所以明嘉禮之分 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

汪氏曰如字子

突嘉季子之類

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

汪氏曰如名宰

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

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逼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

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

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也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胡氏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

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

乎書也

**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

胡氏曰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

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

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

衆妾之可僭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

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

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

胡氏曰紀兵則以救人為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

侵掠則書會于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

**易之變**

胡氏曰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

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入道之大倫也書

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  
常奉凡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百王

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  
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  
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  
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  
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  
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王氏曰權  
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二百四十餘年之事紛錯乎前惟在吾心之權度有以處其是非當否且善惡之顯然者人知之其間嫌疑近似及意之如萌幾之未著者苟非灼見聖人之心則亦安能讀聖人之經而測聖人之用哉文定此語非真見夫子之心不能及此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

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

宋鑑熙寧四年中書定科舉法

舉人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六年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攷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

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

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  
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  
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

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王氏曰文定作傳當

宋高宗南渡之初是時徽宗欽宗及二后被虜於金國  
遭戮辱不可勝紀而高宗信任秦檜之姦偷安江左一  
隅忘君父大讐不敢興兵致討反與之議和講好下拜  
稱藩既無外攘之計又乏內脩之備君臣父子上下內  
外大義之不明莫此為甚是以此傳專以尊君父討亂  
賊為要旨而春秋之大法實以斯為重也是書以紹興  
六年投進高宗覽之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  
得尤邃越二年文定卒賜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

一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兩匹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竊謂高宗既知嘉獎文定所著春秋傳而不能少用其言進君子退小人討賊復讐以雪君父母兄之恥得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

### 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  
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  
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  
以道明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

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總論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

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

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

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  
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  
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  
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  
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  
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  
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之不得用  
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春秋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  
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  
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以四  
代禮樂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

也 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 禮一失則為異端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孟子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春秋

謹內外之辨 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  
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  
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  
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自  
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

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

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已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

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

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  
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  
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  
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  
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  
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  
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  
子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

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  
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  
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謂此類耳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  
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春秋昭如日星  
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  
不難知也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

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

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  
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  
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其麼事明  
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  
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丟一字半字上理會  
褒貶却要丟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王室內諸夏

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  
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  
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  
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  
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  
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  
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春秋只  
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

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

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  
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  
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  
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  
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  
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  
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春秋初時天王尚畧有戰伐

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纔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

葬亦無意義 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  
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  
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  
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 問孟子說春  
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竊取在此人見者  
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  
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  
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或人論春秋以為

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惡可  
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  
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  
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  
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春秋傳  
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  
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  
致也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

子嘗聞春秋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

箇奪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

猶風痺之人倉促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槩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

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建安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尊王室而正僭竊之類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奧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與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是非

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可堂吳氏曰春秋為討賊而作也始也聖人懼亂賊終也亂賊懼聖人然則春秋之義無他亦求之兩懼之間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聖人則稟夫天理之全

故天敘有典唯聖人能敘之天秩有禮唯聖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聖人能命之天討有罪唯聖人能討之孔子雖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實行天子之事也 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

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  
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  
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  
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  
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  
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  
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  
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

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砒砒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畧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

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

以下論諸傳

元城劉氏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

於列國是甚道理 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 左傳君子曰

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

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

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攷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從這理上來 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

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悞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象胡說問公穀傳大槩皆

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

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  
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  
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  
者為難知耳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  
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  
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安國春  
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  
正直之氣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

秋自難理會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  
精神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  
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  
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  
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 如何便為不是若說  
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  
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  
恁地 二程子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

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逼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聖人之心 問於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立己意

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  
惟伊川程子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  
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與後  
世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  
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  
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  
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

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沮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程子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

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

自看如何

以下讀春秋之法

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

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  
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  
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  
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  
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

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

大意 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  
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  
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  
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  
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  
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  
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  
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

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 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於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之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看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

魯田氏纂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地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 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畢竟是理會甚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甚如此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

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

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  
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凡例

一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在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一經文以胡氏為據而詳註各傳異同增損於下

一諸傳以胡氏為主大字錄於經後而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雖有異同難輒去取今載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變始終之要分註經下

一程子朱子說并三傳註疏有發明經意者繼三傳後

諸儒之說與胡傳合而有相補益者附註胡傳下文  
異旨同者去之其或意義雖殊而例理可通則別附  
于後

一周及列國易世嗣位齊晉秦楚大夫為政有繫乎王  
伯夷夏之輕重者依林堯叟例備列于十二公之首  
以便觀覽

一胡傳引用本經內前後事證不復重見止云見某傳  
某公某年其諸經子史者並註本末於傳下

一凡引先儒之說但順經意編次不以時之先後為序  
一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或經不載而傳載者  
皆依次序先後附錄各年之內其獲麟後無係於聖  
經不錄

一諸傳與經意不侔者引啖氏趙氏劉氏汪氏李氏諸  
說附斷于後仍加圈以別之

一經內地名杜氏張氏汪氏各有註釋然時代沿革不  
同今依李廉會通例有關經義者存之餘不錄

一先儒格言別為總論類次冠于經端庶使學者易知  
要領

一年表及列國圖說並依胡傳存于卷首以備考訂

春秋大全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  
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  
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  
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  
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  
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  
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  
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  
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  
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子考公酋酋六世孫曰  
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  
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將

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  
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  
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  
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  
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  
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

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  
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  
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  
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  
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  
夏實沈之墟參之分野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

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  
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  
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賴  
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  
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  
為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

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  
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緡茂旃旌大呂之樂命  
以康誥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  
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  
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  
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  
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郟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十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二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慕

裔孫闕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  
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  
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  
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  
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  
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

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句踐所滅

###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顯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

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驚熊曾孫熊繹封於  
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  
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  
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  
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  
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

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  
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遷  
之於城父又遷之於白羽又遷之於葉元公子結之元  
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  
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  
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

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  
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  
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  
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  
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  
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

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

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破滅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諡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

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  
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鄙入于齊四年紀侯  
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

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

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  
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  
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  
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  
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號

卷一百一十一  
齊魯府前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  
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  
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  
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  
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  
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  
諸侯盟會

金史紀事本末

諸國興廢說

春秋大全列國圖說

蘇軾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上三等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  
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

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

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  
蔡邾曹許莒杞滕薛小邾息

隨虞北燕紀巴鄆郟徐鄆芮胡南燕州梁荀賈凡祭  
宿鄆原夔舒鳩滑郟黃羅邢魏霍郟鄭瞞向偃陽韓  
舒庸焦楊夷申密耿麋萊弦頌沈穀譚舒邳白狄潁  
肥鼓戎蠻唐潞江鄭權道桓貳軫絞蓼六遂崇戴冀

溫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如蓐狄房鮮虞  
陸渾桐郡於餘丘須句顓臾任葛蕭牟鄆極鄆 蠻

荒外域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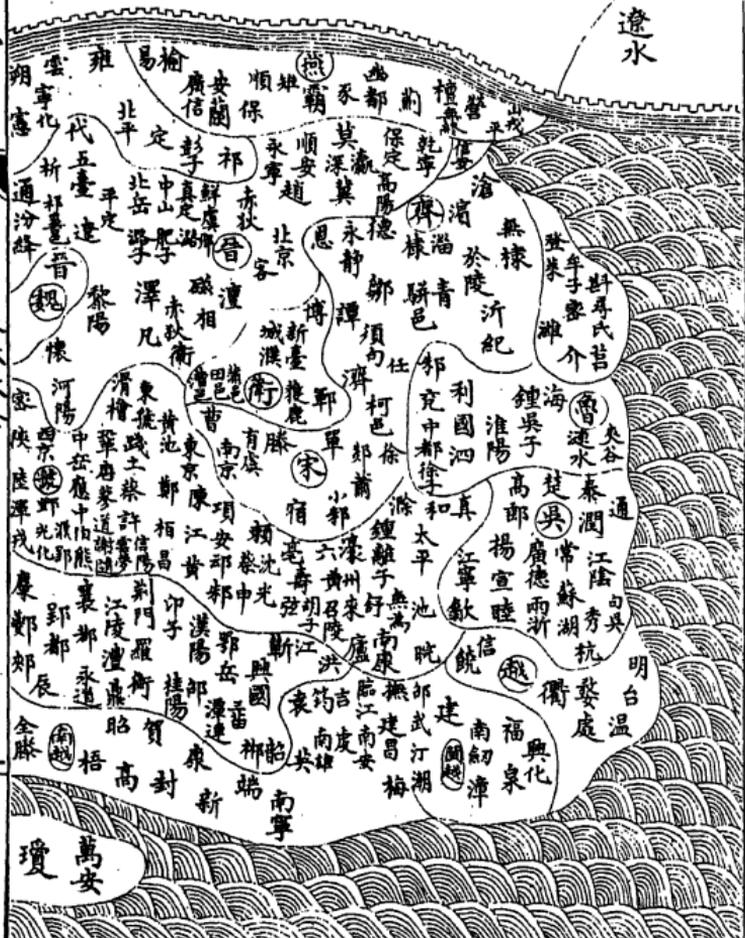
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

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 舊圖引  
晉地理

志云見於經傳者百七十國以夏商時諸侯斟酌過  
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間蓋前史誤今以左傳漢書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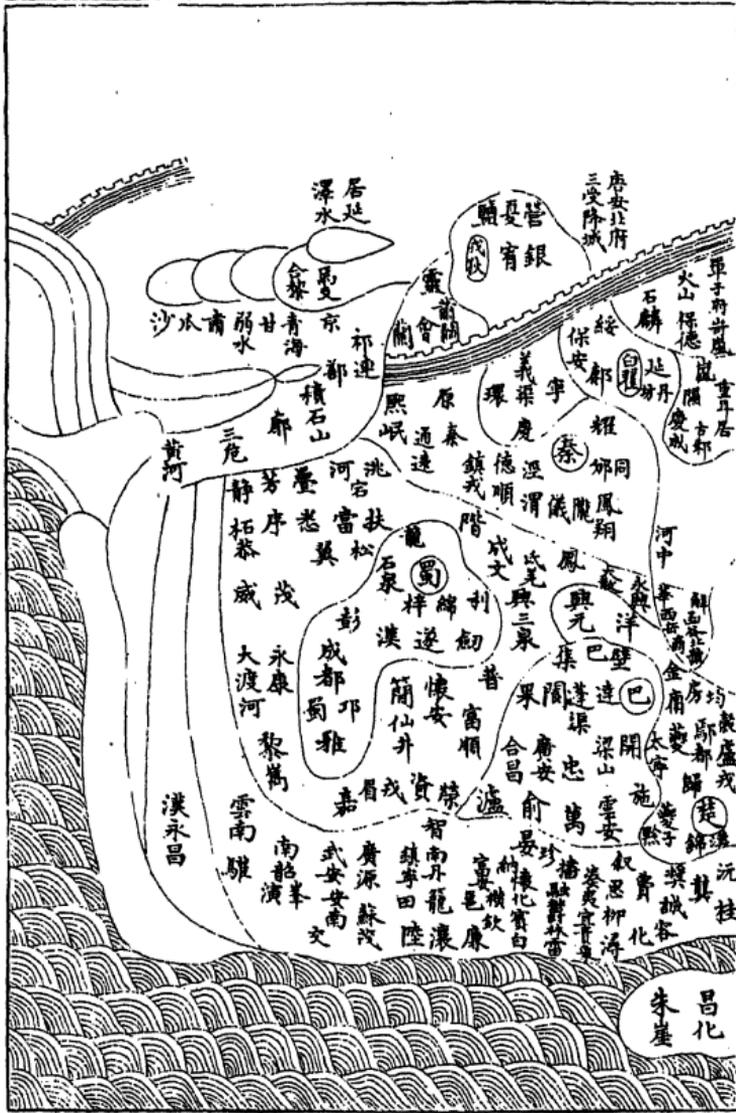
秋纂例  
參定之

遼水



春秋大全

萬安  
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明 胡廣等 撰

二十國年表

周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杞平隱公自宣自桓自榘至魯自邾自莊自僖至穆自武自穆自成自桓自太儀父至魯魯隱至魯至魯  
 王四元年公二公三公十隱七侯二公廩公祿公始至十公八公十公二伯十克後文公公十隱十僖七  
 十九名息十八十五年見年入生入父九見於九年入二年十三九世為子十八一年一年年見  
 年平始惠年入年入春滕侯春秋春秋年入春秋入春春秋入春年入至壽  
 年見見其見莊來朝  
 王自公長春秋春秋秋莊卒 孝侯武公春秋僖十秋名宣公秋 春秋夢入  
 庶其來朝公及  
 四十庶子名考稱公公太 子邾之子莊公五年熊過弟 文公春秋 莊三許叔

春秋大全

九年 入春 秋

父戴之子 公子終生

都於 鄂曰 鄂侯

子

弟 蚡冒

長子成六 鮑年

十一至 年見桓十 卒其五年 後至入許 昭三即穆 十一公新 年見臣 獻公 卒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八月 卒 公子 殤公

桓王四年

元年

平王

太子

洩父

之子

二年五年

年  
子  
三  
六  
年

冬州

吁弑

宣公

晉立

桓公

弟

哀侯

光立

鄂侯

之子

曲沃

武公

立

四年  
七年

稱立  
莊伯  
之子

五年  
八年  
六月

卒

侯

人

立

子

六年  
九年

七年  
十年

大正三十四年

十一年  
三年

十年  
二年

子 惠公 名允 元年 桓公

九年  
桓公

八年  
十一年

來朝

子侯

春秋大全

正月 弑穆 公子 莊公 馮立

來朝

三

	十二年	
<p>立哀 侯弟 晉哀 侯弟 緡立</p>		
		<p>正月 卒弟 文子 佗殺 太子 克而 自立</p>





元 年	莊 王 十 六	年 十 三	甲 中 二		二 年	十 四	一 年	十 三	
月 出	十 一								
		公 歸	蔡 昭	出 奔	五 月	兒 立	公 諸	子 襄	月 辛
									公 為 莊
		臣 公 新	為 榜	許 吳	入 于				

左丘明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年表

桓王太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七		十八	莊公
	六月	卒哀		元年
		侯獻		名同
		舞立		桓公
		桓侯		
		子		
			齊	
		昭公	儀	
		試立	子	
		子	臺	
			立	

十月 卒宣 公 立





春秋大傳卷之七

春秋大傳

七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僖王十三年

元年

莊王

子

立襄公弟

八月  
弑弟  
桓公  
御說  
立

二年十四年	三年十五年	四年十六年	甲辰五十七年
納厲 公殺 子儀		同盟曲沃 于幽 武公 滅晉 侯昭	武公 卒子 獻公 詭諸 立
		十二月卒 邦子 頊立	
		盟于 幽	

春秋大全 八	四年 二十	三年 二十	二年 十九	孫 僖 王 元 年 年	惠 王 十 八
	年 二十	年 二十	年 十九		
		侯 於 立 哀 侯 子			
	卒 又 五 月				
			卒 子 堵 欽 熊 籍 立	六 月	

七年 二十		五年 二十	
四年 二十		二年 二十	
	子 莊公 癸立 信公 月卒 十一		
			公 厲 立 厲 子
		成王 弟 癸立	



十六閏公 年元年	十五年 三年	十四年 一年	十三年 年
子莊公名開	立公班卒昭		
		卒薛伯四月	

年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春秋大全

十

年十八	年十七
僖公元年	二年
名申	
閔公	
庶兄	
	狄滅
	衛戴
	公申
	立黔
	牟弟
	衛文
	公燬
	立戴
	公弟







年十一	十年	九年	八年	
年十九	年十八	年十七	年十六	
				歸
	子桓昭孝	般無虧	子死	月十二年十二
	公立公			

春秋大全



年二十	年十九	年十八	年十七	
年二十	年二十	年二十	年二十	
楚復			四月	
出奔			辛成	
			公鄭	
			立大	
			公子	
				子獻公
	昭公			
	辛弟			
	六月			
		來朝		
辛子	六月			

五ノ上ノ下ノ一ノ

年表

<p>歸衛 管人 執衛 侯衛 立公 子瑕</p>	<p>二十 二十 一年 九年</p>	<p>衛侯 歸子 衛</p>	<p>二十 三十 三年 一年</p>	<p>二十 三十 四年 二年</p>
<p>共公 樹立</p>				<p>十二 四月 月 卒 年 移</p>





三十八年

三年

頃王九年

元年

襄王

子

八月  
卒曹  
文公  
壽  
共公  
子

甲辰二十年

三年十一

年十二

四年十二

五年十三

昭公  
來朝

來朝

卒子  
莊王

五月  
卒子

五月  
卒子

春秋大全

十五



二年六

年

三年十七

年

四年十八

年

五年宣公

元年

各侯

大夫

六月  
弒弟  
文公  
鮑立

五月  
三月

弒兄  
辛共

惠公  
公稻

元立  
立康

公子

十月  
紀公  
原其  
弒子  
季佗  
立

	甲午年	六月	二年	子
	定王三年	元年	匡王	之弟
	九月	弒成	公黑	啓立
	弟	襄公	立	卒
	十月	卒	公夷	立
	二月	四月	弒襄	公堅
	正月	卒	公立	立
	卒	公	立	立
	卒	公	立	立
	卒	公	立	立

三年 五年

四年 六年

五年 七年

六年 八年

七年 九年

弟

子

十月八月九月  
卒穆 卒亮 卒景

次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十七

年 辛 年 辛

八年 十年

公 立 公 立  
立 成 立 成  
公 子 公 子  
公 孺 公 孺

四月 辛卯 公无 野立 惠公 子

五月 弒成 公午 立靈 公子

九年 十一

年

甲子 十二

年

十一 十三

年 年





甲辰  
二十四年

十年

三月

卒悼

公費

立

二十五年

一年

簡王  
六年

元年

定王

子

六月

卒成

公論

立悼

公弟

二十七年

吳壽

夢立

見伐

鄭



七年十二

年

八年十三

年

甲申九十四  
年

五月

卒成

公負

朝立

宣公

弟

十月

卒獻

公術

立定

公子

春秋大全

二十

昔子

乘卒

名渠

丘黎

比公

密州

立义

名賈

十年十五	年十一十六	年十二十七	年十三十八
。	四月 卒成 公原 立		
			正月 綏悼 公周 立景
			朱朝
		十二月 宣公 立	
朱鉏			
葉遷子			



七年		甲午年	四年
八年	六年七年	辛未年	五年
	<p data-bbox="259 514 518 583">十一月 庚子 簡公 盛立 成公 子</p>	<p data-bbox="533 768 704 830">三月 辛未 素立</p>	<p data-bbox="792 816 880 884">袁公 弱立</p>
	<p data-bbox="455 1159 538 1227">穰公 來朝</p>		

八年 九年

九年 十年

十年 十一年

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年

九月 卒子

九月 卒諸 葵立 素勞 辰子 諸葵 一曰 遍

大正四年三月廿五日

春秋大全

三

卷之七十三

年表

康王  
昭立

十三年  
十四年

出奔 齊 瑒 公 剽 立 定 公 之 弟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一月卒  
平公  
彪立  
悼公  
子

甲辰  
十五年

晉執晉執  
宣公黎比

十六十七

年 年

十七十八

年 年

十月

辛酉

武公

滕立

成公

子

十八十九

年 年

七月

辛莊

公光

立靈

公子

悼公  
華立

金氏口唇

年表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三月  
辛卯  
大父  
立 益姑

五月  
秋景

十二月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p>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p>

甲寅二十  
十五年  
年  
歸 弒行 二月

公杵  
白立  
莊公  
異母  
之弟

二月  
辛子  
鄭救  
慶立

吳餘  
祭立  
餘祭  
一名  
戴諸  
樊弟

六月  
辛悼  
公賈  
五

景王二十九年	靈王	之子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三月	四月	昭公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立獻	年	年	元年
五月	辛未	公惡	年	年	元年

昭公 元年 桐 哀 公子

十一月 辛

六月 太子 辛 莊 著 丘

十一月 子 辰 興 立

五月 辛 未 餘 昧 弟 曰 餘 祭 昧 立

五月 辛 未 公 惡 立 獻 子 公

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甲子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正月 辛卯 公寧 立	
七月 卒 公立 景公			康王 及立 弟 靈王
			公寧 公去 立 疾立
		穆公 來朝	





年十七	年十六	
年十四	年十三	
三月 卒平 公頊 立武 公子	蔡侯 廕立 隱太 子之 子是 為平 公	
		公子
	四月 卒平 王居 立即 棄疾 靈王 弟	
	楚平 王封 陳襄 公太 子偃 師子 惠公 吳立	
三月 卒庚 興立		

及定四十年全

春秋大全

三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十九十六年		甲戌十五年
卒悼 三月					
		公子	立昭 去疾 頃公	卒晉 八月	
					子夷 僚立 卒吳 正月
白汭	遷于				
	來朝	穆公			



甲申	年三	年二十	二年	四年		弟	猛之	元年	敬王	五年	二十
	五年					公弟	立悼	公申	二十	二年	
									六月		
公頭	子景	月卒		成立	悼公						
				卒子	八月						
									齊納	來奔	

六年二十			四年二十
辛頤	公弟 立悼 公野 卒聲		
七月			
		王子 立平 王珍 卒昭	九月
	樊子 光緒 一名 廬立 試闕		

五年二十

七年

十月

六年二十

八年

七月

辛頤

四年二十

六年

九月

卒昭

王珍

立平

王子

四月

試闕

廬立

一名

光緒

樊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

卷

十年三十	九年三十	八年三十	七年三十
依隱 聲公	一年三十		
		六月 卒 定 公 午 立 頃 公 子	立 公 結
定立 襄公 卒子 四月			

<p>十四年</p>	<p>甲午 三年</p>	<p>十二年</p>	<p>十一 年 元 年 宋 昭 公 弟</p>	
<p>隱公 試時</p>				<p>公通 立平 公弟</p>
<p>五月 辛子 辛子</p>	<p>二月 辛隱 公益 立</p>			

年十七	年十六	年十五	
七年	六年	五年	
			公露 立聲 公弟
			應公懷公 立 七月 弒弟 僖公 過立
	鄭滅 許以 歸 元公 成立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三月 卒伯陽立靖公
		四月 卒聲公勝立獻公子	
		秋 卒惠公哀立太子之	
			七月 卒子閔公立越

史表

二十二年	甲辰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春卒	比立	弑惠	公美	立一	名寅	卒子	夫差

春秋大全

三十一



春秋大全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九月 卒 孫 茶 叔 公 生 景 子
	七月 卒 惠 王 章		
魯 執 和 子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年	年	年
七	三	六
年	十	年
	二	

春秋大全年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屠庭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楊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一

明 胡廣等 撰

隱公上

公名息姑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年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朱子曰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

及於天下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

秋時詩也

汪氏曰詩小序邶鄘擊鼓怨州吁雉藪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鶉之奔

奔衛風氓皆宣公時詩廊定之方中蝮螻相鼠  
干旄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鄭風將仲子以下  
皆莊公以後詩齊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  
無衣有杖之杜晉武公時詩葛生采苓獻公時  
詩秦黃鳥以下皆穆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  
鵲巢乃陳佗及宣公時詩株林澤陂靈公時詩  
曹風蟋蟀昭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候人下泉共公時詩

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

扶又反

有雅而王

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

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胡悅之

史記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為舉

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如大笑又黜申后廢  
宜臼申侯怒與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  
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如而去諸侯  
逮魯孝公之  
乃與申侯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

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

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

也

汪氏曰據詩  
鄭緇衣小序

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

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

直遙

反後凡朝廷  
朝聘並同

也

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艱  
又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

邦用賚爾桓義和之薨諡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

也

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諡臣子皆稱公惟請諡於王則從其本爵如蔡桓侯之類

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去聲棄其九

族葛藟

力軌反

有終遠

去聲

兄弟之刺

汪氏曰詩葛藟小序王族

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終遠兄弟

不撫其民周人有

東薪蒲楚之譏

詩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

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三章曰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朱子傳申侯與犬戎弑幽王王法

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屯戍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然

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至其晚年失道滋

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斁人望絕矣

汪氏曰天子之尊下賄列國寵妾則君不能為臣綱妃妾

既素則夫不能為妻綱嫡庶不辨則父不能為子綱矣又曰惠公以妾為妻而平王反加恩寵是知彛倫攸序而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皆敗壞矣永嘉呂氏曰使平王有興衰撥亂之志則澗洛之周尚可望其為豐鎬之周今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可望矣 夫婦

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

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

深切著明也哉

范氏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離

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託始而修春秋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  
通典也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  
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  
侯强大朝覲不修貢賦不舉號令無所束賞罰  
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  
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天子庸暗歷考踰惠莫  
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詩不復作天下  
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  
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汪氏曰文定言  
春秋始於平王遠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為有  
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者乃以春  
秋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敗春  
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

隱公  
矣

周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  
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  
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  
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  
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  
年克段于鄆入春秋

齊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  
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  
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  
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  
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  
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  
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  
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  
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  
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  
寅之月為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  
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冬殺

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  
為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  
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  
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  
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

金史紀事本末卷一  
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四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已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郎黎來來朝蓋

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

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

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

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謂楚武王武王

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顯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

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

襄公將兵救周逮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

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

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居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

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

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槁李

已周平王四  
未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郟二年曲沃莊伯鱣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

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

朱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

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

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知行仁政然

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

元即仁也仁人心

也

朱子曰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

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春秋

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聲國先正其心以正朝

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

董子曰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

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五峯胡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

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正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

正次

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

史策之舊文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

月

###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春者何周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

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之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

之國蹈道則未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正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玉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

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杜氏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天人之大本也朱子曰春秋王朔事比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五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

元有  
此字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

汪氏曰詩  
豳風一之

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曰為改  
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

子月為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  
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

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為正月不當又有正  
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

以子月  
為正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

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

茅堂  
胡氏

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  
此即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

歸于亳此自相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月是商人雖以建丑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後

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

時不易也

茅堂胡氏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

歲之首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漢雖以建亥為正而不改夏之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

乃以夏時冠

去聲

周月何哉聖人語

去聲

顏回以為邦則

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

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

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

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早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直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水裏過廬陵李氏曰按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為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

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汪氏曰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也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前漢書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以唐歷邈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為春商以丑月為春蓋因周歷以建子為春而遂言商亦改時也孔氏正義以為月改春自移春非王所改似亦臆度

之辭近世之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不改夏時春秋四時之序皆魯歷所更然夫子之時猶存告朔之餼羊則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歷後世所稱魯歷又謂之春秋歷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耳或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真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為千百年不決之論姑記此以俟來哲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

羊言大一統也

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

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繫於正月宋氏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家天命未改孫氏曰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

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  
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萊呂  
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  
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  
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  
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  
正月不冠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  
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  
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焚替亂昏惑夫子不得  
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  
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  
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  
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  
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  
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廬陵李氏曰無事  
書春王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

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

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

茅堂

胡氏曰即位大事也國史必書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此聖人削而不書正父子君臣之大倫也東萊呂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祚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

祚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眾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古者諸侯繼

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

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

汪氏曰惠公之存也未立為世子將沒又無遺命

上不稟命於天子

汪氏曰惠公之薨未嘗遣使告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

諸大夫扳

普願反

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

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

與黜同

隱公以明大法父子

君臣之倫正矣

茅堂胡氏曰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命於天王然後為諸侯不受命而立

者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僖之內外並無所承者爾非春秋與其不稟命於王而得即位也穎氏曰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假若有之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

自立者過憲宗裴度則皆討平之况先王之世耶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王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即位謹嚴以示貶○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若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餽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行

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亦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速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為是，穀梁以隱為非。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矣，則其他皆不得為嫡。仲子何貴之有？故公羊左氏之說，皆未得為當。惟穀梁之說，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

為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為世子乎此乃惠公歿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弑也劉氏曰公羊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月之間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所謂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說則是而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蔑莫結反凡書邾公並作邾婁

蔑公殺並作昧

此私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公羊傳及

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暨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

何氏曰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

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張氏曰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

者也

汪氏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周之制也

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問宋本公爵其餘僭稱公者皆賤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賤其僭稱當也其死則又降而稱卒從大夫之禮惟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薛小邦

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謚著其僭也魯侯  
皆稱公卒事而繫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敬詞春秋  
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稱葬我君以別之其書  
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公追王之禮雖古無有而  
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為臣是  
謂以身為度而曾子易簣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  
法矣我所欲曰及張氏曰凡會盟侵伐內為主書及外  
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  
首也夫結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  
為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  
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孫氏曰附庸之君  
未得列於諸侯故  
書字以別之汪氏曰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  
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  
子儀為字則儀  
父為字可知

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

汪氏曰邾  
儀父蕭叔

皆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

之兄弟例稱字

王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國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

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胥許說蔡叔蔡季紀季之類是也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

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

書名

汪氏曰秦鍼宋辰之類

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

汪氏曰王人子突之

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茅堂胡氏曰春秋王朝公卿與

外諸侯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外裔之附庸諸侯兄弟以屬通者則稱名下士與小國之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

大夫非王命為正卿  
者姓氏不登於史冊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

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

與劓同

鬼神

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

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則非所貴

也故盟有弗獲已者

汪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為盟以釋之

而汲汲

欲焉

汪氏曰書及則非不得已而盟實隱公欲之有汲汲之意

惡

鳥故反隱公之私

也

朱子曰如蔑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高氏曰隱自謂為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國之不

已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

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  
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  
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  
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  
庸之邦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  
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耶則王命廢壅竊  
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殺基禍產亂而不能辨  
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  
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齊癘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模  
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鍾巫之  
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  
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或言褒其首與公**  
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耶

盟而書字失之矣

劉氏曰凡記會盟於王法所不得為者皆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

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趙又何為乎永嘉呂氏曰穀梁云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所書日盟者皆不渝乎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為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為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為盟各為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蔑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為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為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為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凡諸侯自相為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耳汪氏曰書盟一百九于蔑為春秋之始句繹為春秋

之終隱公屈禮而求好二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興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廬陵李氏曰魯邾之盟五蔑越猶出於公侵祥拔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附錄

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  
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  
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  
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羊傳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  
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  
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  
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  
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  
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  
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  
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鄙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  
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也程子曰書曰鄭伯克段于鄙鄭伯失為君之  
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皆弟  
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

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

無稱焉而專曰鄭伯是罪之在伯也

陸氏曰凡君討其臣但稱國鄭

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陳氏曰譏不在其臣子也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而稱君著其君之志也勉齋黃氏曰鄭莊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子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子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如舜之於象也

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

于鄔克者力勝之詞

陳氏曰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廬陵李氏曰

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不稱弟路以此為大鄭伯之惡彼為大其弗克納

人也

陳氏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者若魯若晉國也而後但名之如衛州吁陳佗之類廬陵李

氏曰春秋弑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剪伐畧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

伯泝滅民彛視其弟有同于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于鄆操

之為已感矣夫

音扶後凡語端語已之辭並同

君親無將段將以弟

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升其母

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

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

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

歸之

汪氏曰據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

而歸之今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文定引之者蓋斷章取義借其辭以明己意耳後放此

終將軋已為後患也

軋乙黠反汪氏曰勢相傾也

故授之大邑而

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

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

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

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

罪因以翦之乎

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

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

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鷲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然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伎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於筆削之間矣

春

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

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

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趙氏曰公殺以克為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為殺者番陽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廬陵李氏曰

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况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真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吁阮反 贈撫鳳反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帛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悖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啗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

汪氏曰謂皇帝王

春秋以天自

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

啖氏曰稱天王

義無二尊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為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

冢宰稱

宰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為士或引小宰宰夫為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也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

書之乎或以宰為氏引宰予為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為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冒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

啞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汪氏曰王朝公卿唯宰啞止書

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  
有封邑繫爵故桓四年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如  
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劉夏石尚下士如會洮稱王  
人是也子突救衛褒稱字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

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

矣趙氏曰天子而賄妾母是起僭也汪氏曰在禮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之妾而天王賄之何以

示法則於天下乎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

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

國之間則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卿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賄

諸侯之妾是壞

怪音

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

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

現音

宰之非宰也

茅堂胡氏曰冢宰同

體之臣建典禮操賞刑至公不黨以共天位代天王  
治天職也宰啗黜而書名者來賄仲子悖典禮也宰  
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黍賞刑也施於公卿者如  
此訓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陳氏曰有賄妾母者  
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家氏曰春秋之  
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啗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  
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張氏曰惠公以去年薨  
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天子於諸侯有  
賄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  
惠公齊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  
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  
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

其送終之禮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  
乃奉命以賵上僭之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  
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  
揆之尊瘞官失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  
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  
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高氏曰隱自以為桓立  
故以桓母之喪告于天王又受天王之賵陷天王于  
非禮罪可知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入  
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  
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一也昔臯陶為舜陳謨典禮之  
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  
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  
代天者亦專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  
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奉天命而賵諸侯之  
寵妾舜臯陶所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  
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

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沈頽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

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

戶暗反

且賵其葬也王

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

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汪氏曰前後互貶君臣同罪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

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賄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  
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賄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  
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賄實不及事  
何以不言來乎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蓋  
況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有  
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賄獨程  
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  
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  
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附錄

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  
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  
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

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程子曰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廬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

孫氏曰不可言魯人

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

晉焉

杜氏曰密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廬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鄆曹齊邢

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

王氏

曰據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翬經不書

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陸氏曰魯

宋合也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廬陵李氏曰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

盟為離盟三  
人盟為參盟

凡書盟者惡之

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

魯貫澤服江黃以致楚台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蔡丘發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

其盟也

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

側慮

祝

之又

作其詞玉府共

音恭

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

約

於妙反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注載盟辭也為辭而

載之於策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

邦國之劑信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五敦注合諸

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

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

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挑荊大史凡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蘇公亦曰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

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注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也

夫盟

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

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

欲禁之而不克也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

聖人立法常闢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

春秋之

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

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

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

汪氏曰尋俄也七年伐邾十年伐宋

信安

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趙氏曰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

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朱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汪氏曰內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內之微者及蘇子盟女栗无傳高僕晉處父及晉荀庚等之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諱之據穀梁卑者之盟不日則女栗不日亦內之卑者據趙氏云凡盟不

日內皆指公以示恥則于宿亦是公及盟竊疑宿之盟外稱人而內止書及則內亦微者也苟謂諱公則浮來及莒人何以不諱乎女栗之盟盟天子之大夫不書內卿則是公同敵安敢以微者蒞之乎苟謂微者盟不日則僖十九年盟齊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稱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况鄆陵臯鼫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附錄**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側  
界反

此王臣私交之始左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程子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脩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汪氏曰祭

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

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

汪氏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比之微國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畧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頽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哀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

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音境

禮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擅弓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

所以然者杜

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

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

音穆

留之語韓宣惠者

史記

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留曰多力者內樹黨寡力者藉外權

交私議論如莊

助之結淮南者

前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淮

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助竟棄市

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

唐書盧攜

傳攜初為相嘗薦高駢駢將屢破黃巢復以攜為相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攜病風不能行外倚駢寵遇甚厚巢將度淮表求天下節度攜素厚高駢屬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入潼關攜仰藥死

崔

胤之於宣武

唐書崔胤傳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

陵胤胤屢為相素厚全忠委心結之有急則密求援全忠表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復相而貶陸扆胤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係其愛憎中外畏之全忠謀胤帝遷洛懼亂異議密表胤專國亂權胤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罷死以為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反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為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為相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

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鎮約和  
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  
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

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

哉

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  
聖人盡書其朝者與其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

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  
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  
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  
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  
朝聘之理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  
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  
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啖  
氏曰公羊曰不稱使奔也按例周大夫無不言奔之  
義廬陵李氏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  
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

叔為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為襄內諸侯而又以叔為名公羊疏遂以公為爵伯為字而以為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

續考

###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

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

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

茅堂胡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

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王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鞏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

外一切

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

安定胡氏曰益師字衆父

衆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  
贈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朱子曰內大夫卒而畧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

其不日公卒以

為遠然公子彊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

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

不書日

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

汪氏曰牙弑子

般意如逐昭公

而書日則非惡也

汪氏曰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

左氏以

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

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

亦非也

汪氏曰公孫嬰齊卒于貍脰叔詣卒而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書日

其見恩

數之有厚薄歟

問杜注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惟卿佐之喪獨托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示

薄厚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挾得臣不書日若謂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踈薄故不書日則得臣嘗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弑何氏謂得臣知遂逆謀蔽賊而不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不應見薄矣媯叔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厚之乎且自公子彊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恐此義為正茅堂胡氏曰魯史記本國卿佐之卒宜詳而有不日者以公子彊事尤久而書日疑其見恩禮之有厚薄也得臣不能為有無故畧而不書若意如之加厚於二卿一則喜其卒二則欲掩其遂君之罪爾汪氏曰或日或不日文定謂恩數厚薄似據左傳公子彊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

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畧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慈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還卒於獲麟之後餘六人文定以鞞弒隱公彭生不發襄仲之謀賤不書卒柔溺結之不卒非正大夫故正其分啖氏以單伯淫叔姬黜其卿位且引孫濟百歲更娶為證今考無駭挾與柔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無賤詞似未嘗黜况莊元年逆王姬至文十五年至自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父子同稱如晉欒書欒黶同稱欒伯也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耳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而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庚平王五  
申十年  
二年  
齊僖十  
晉鄂三  
衛桓十  
四  
蔡宣二十  
九  
鄭莊二十三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四  
杞武三十  
宋穆八  
秦  
文四十五  
楚武二十

# 春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躋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 公會戎于潛

杜氏曰  
潛魯地

春秋左傳卷之六

夏五月莒人入向

卷一

此入國之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之眾寡將師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况入人之國乎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之後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孩後同帥朔律反後放此

此大夫專兵之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辱父勝之公  
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  
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  
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  
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  
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程子曰古者  
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  
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世為卿也杜氏  
曰極附庸小國  
賈逵云戎邑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

也

程子曰傳為按經為斷

以事言之入者造

七到反

其國都

汪氏曰以

兵破其城郭蹂踐朝市謂之入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

**國也**

孫氏曰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畧稱人陳氏曰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

夫將書大夫自卻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廬陵季氏曰書人例十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

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以稱人則賤詞也

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枋不入此例書入二

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張氏曰無駭挾皆內大夫之未賜族

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東萊呂氏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

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

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耶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怒彼而貶此耶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為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其書帥師用大衆也**臨觀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

吳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非王命而入人**

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孫氏曰隱桓之際國無大小用師皆

專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張氏曰當時征伐不

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魯擅興師徒入人國邑皆王法所當誅

據事直書義自

見矣

杜氏曰直書其事具文見意汪氏曰直書而義自見乃聖人作經之大旨故曰文則史義則竊

取之蓋聖人筆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為後世法直書其事而褒貶瞭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又按穀梁以向為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為小國而莒滅之耳二傳以為滅極然滅鄆書取非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緌音須履緌左作裂緌

左傳卿為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

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  
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  
足道焉爾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  
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  
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  
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  
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  
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送之者  
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  
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  
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  
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  
之說直至天子須親迎况文王  
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

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

汪氏曰詩文王初載書無逸文王享國五

十年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大姒乃為世子時也韓

侯娶妻蹶音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

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

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

始名宰咺歸賄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

王氏

曰諸侯親迎乃常禮爾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實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闕

### 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

嚴矣

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也

茅堂胡氏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于紀為不親迎而使履綸逆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不書則必疑以叔姬為夫人伯姬歸于紀為莊公過愛其女後二年即會于洮故書耳伯姬歸於宋為致女三國來媵之過又見其賢而書之也王氏曰春秋一經魯女嫁為諸侯夫人者七為大夫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履綸逆莒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姬為子逆他不皆書逆者或逆之者微或親迎得禮而不書也○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穀梁云履綸以國氏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

履綸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穀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遣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邾伯姬不書歸紀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程子曰關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杜氏曰密莒邑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

汪氏曰桓

公四年七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不地若弑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而削之也

甲戌已

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

也

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十四年郭公不書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叔

彭生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  
不係邦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闕疑

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

伯闕文也臨川吳氏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  
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為履綸字故  
附會耳劉氏曰子帛不當稱字若比之內大夫當曰  
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廬陵李氏曰紀子伯  
之說程子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  
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  
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

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

張氏曰書內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

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之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

邦君之

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

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

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為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為隱之母然孟子既為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發贏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若隱公果尊其母為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畧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

前成風敬嬴定如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如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耳

###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

汪氏曰滑共叔子鄭莊志於殺

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邾為之請於魯用師不已今再

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貶絕而罪自見矣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陳氏曰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凡兵聲罪致討

曰伐

汪氏曰此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不貢包茅之罪

潛師掠

境曰侵

汪氏曰掠者劫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以侵鄭大獲趙氏曰凡書侵伐不書勝

敗殺掠而還也詳見莊十五年

兩兵相接曰戰

汪氏曰戰鬪也左傳皆陳曰戰

緩其

城邑曰圍

緩于善反汪氏曰環也孟子環而攻之

造其國都曰入

造七到反

汪氏曰造至也凡書入或入其國都而不居如宋衛入鄭齊鄭入邠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社稷如秦入滑宋入曹之類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

道而勝之曰敗

汪氏曰兩兵未陳以詐取勝

悉虜而俘之曰取輕

行而掩之曰襲

趙氏曰掩其不備曰襲

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

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

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

汪氏曰僖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

公胄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以與讐戰雖敗不諱也

書滅曰取

汪氏曰成公滅鄆襄公滅邾昭公滅鄆皆諱滅而書取唯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

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

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

書戰皆可通矣

汪氏曰凡伐而不言戰者皆受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

罪○廬陵李氏曰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猶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猶按前後有侵師至於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春秋大全卷一